

書名 文選六十卷 朝鮮木活字印本
 撰者 梁 昭明太子蕭統 輯，唐 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注
 卷 卷六十
 內容分類 集-總集-文選-文選
 索書號 貴重- 39
 編號 D7810900

卷六十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0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 39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本文文選六十卷 朝鮮木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甲善後今日賦甲者舊題甲乙並除存其首題
 舊以明式

京師上
 堅兩都賦二首
 善曰自光武至和帝
 班固帝去洛陽故上
 此怨孟堅

序
 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
 陵人曰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

中令護軍憲敗坐免官死獄中明帝修
 陵人曰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

文選

六十

第	部
所	究
研	究
京	東
大	學
東	洋
文	化
研	究
所	第
No.	3528
冊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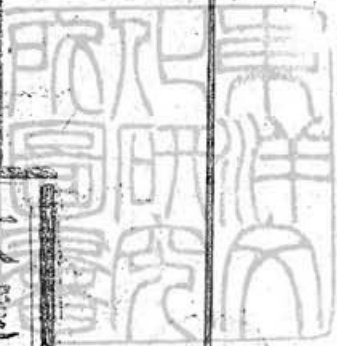
行狀
吊文
祭文

共六十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文選卷第六十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行狀

任彥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一首

吊文

賈誼吊屈原文一首

陸士衡吊魏武帝文一首 并序

祭文

謝惠連祭古冢文一首 并序

顏延之祭屈原文一首

王僧達祭顏光祿文一首

行狀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一首

良曰述其德行之快

祖太祖高皇帝

父世祖武皇帝

任彥升

南徐州南蘭陵郡縣都鄉中都里蕭公年三

十五行狀公道亞生知照隣庶幾善本作樂

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亞次也

言道次於生知之性也照明隣近也言明近

於庶幾之道也善曰傳季友脩孝始人倫

張良廟教曰道亞黃中照隣殆庶孝始人倫

忠為令德公實禮善本作之非毀譽所至曰統

非人言辭所能毀譽以至於此君子曰忠為令

德論語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

高誘曰春秋注曰體行也莊子曰舉世譽

之而不加勸舉世天才博瞻學綜該明濟曰

該通也善曰郭子曰孫子荆上品狀王武

子曰通也善曰郭子曰孫子荆上品狀王武

子曰通也善曰郭子曰孫子荆上品狀王武

子曰通也善曰郭子曰孫子荆上品狀王武

子曰通也善曰郭子曰孫子荆上品狀王武

子曰通也善曰郭子曰孫子荆上品狀王武

子曰通也善曰郭子曰孫子荆上品狀王武

子曰通也善曰郭子曰孫子荆上品狀王武

九千篇名德梁人也又曰詩魯齊韓三家應
劭曰申公作魯詩韓嬰作韓詩臣瓚曰韓固
作齊陳農所未究河間所未輯時以漢成帝
詩也陳農所未究河間所未輯時以漢成帝
散使詔者陳農求遺失之書於天下漢河間
王好脩學古事而四方賢士皆集其門言竟
陵王及其善書漢書曰成帝時以書頗重與
其事也善書漢書曰成帝時以書頗重與
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又曰河間獻王
德從人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
帛賜以招之由是或有先祖舊書多有於
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有一於
此因不無綜者歟一向曰謂上諸學技之事有
劉也善書曰謝承後漢書曰昔沛獻訪對於
劉觀方策所載靡不悉錄曰昔沛獻訪對於
雲臺東平齊聲於揚史銑曰漢明帝時大旱
上卦帝不解以問沛獻王輔上書曰蹇者坎



東平王第上書天子揚子甚善之以問左右賢臣
左右皆曰其才如天揚子甚善之以問左右賢臣
漢記曰沛獻王輔取卦貝五卦以周易卦少雨上
御雲臺召尚席取卦貝五卦以周易卦少雨上
之其詔書曰蟻輔曰穴戶豈大雨邪輔上書曰雨
易卦震之變蟻封穴戶大雨將集蹇居而雨
上民為山坎為水出雲為雨蟻穴居而知雨
將雲雨蟻封穴者故以蟻為與文詔報曰善
紀示東平獻王又曰上以所自作光武皇帝本
上甚善之以前代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
如揚雄前代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
史岑比之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
七步方斯茂如也良曰漢淮南王安好書至
食時進之魏陳思王植有奇才文帝令作詩
七步而成之比之於王彼則幾如也善曰漢
書曰淮南王安上使為離騷傳曰受詔至食
時上世說曰魏文帝令陳思王七步成詩

曰其在竈下然豆居釜中泣初沈攸之跋扈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上流稱亂陝服也向時跋扈之為叛漢也上流荆州刺史宋順
帝即位也如侯甸之亂時以荆州比陝州善曰陝
約宋書之曰沈攸之字仲達為荊州刺史順帝
即位攸之帥武義至夏口反毛詩傳曰無畔
合猶跋扈也西京賦曰睢野跋扈尚書曰非
日荆州勢據上流將軍宋鎮西晉熙王南中
休之委以分陝之重

郎邵陵王並鎮益口

第七子友為南中郎將鎮益口也
善曰沈約宋書曰明帝第六子攸字仲綏
晉熙王進號鎮西沈攸之舉兵鎮尋陽之益
城又曰邵陵王為南中郎將江州刺史邵陵王
年五歲出為南中郎將江州刺史邵陵王也

世祖毗贊兩藩而任搃西伐

贊二王之政西伐沈攸之亂也兩藩二王也
善曰沈約宋書曰齊王太子奉晉熙王燮鎮
益城公時從在軍祖世鎮西府版寧

朔將軍將軍非臺署之補也

版補行參軍署法曹也

法之官也善曰沈約宋書曰除于時景燭

雲火風馳羽檄書也

之照也軍書之急如風馳羽檄也善曰言

公六翰曰雲火萬炬以防夜四子講德論曰

謀出股肱任切書記謂曰股肱猶左右也善



曰魏文帝與吳質書遷軍善本左軍邵陵王主簿記室參軍文學之任也既允焚林之求實

無儀形之寄刀筆不足宣功風體所以弘益

銑曰魏武帝使人焚山林乃得瑀以爲不應逃入山中武帝使人焚山林乃得瑀以爲不應逃入山中

陵今爲記室允焚林之求也晉東海王越人

王承爲記室雅相敬重勅其子曰王參軍人以

倫之表汝其師之瞻其儀形故竟陵所任實

無此託也蓋以爲友也風儀體氣所以大蓋

以宣其功蓋以爲友也風儀體氣所以大蓋

於人倫也善曰文士傳曰太相雅所以大蓋

名群之不應連見逼促乃逃入山中太相雅

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時在長安大延

賓容怒不與語使就伎入列瑀善解音能鼓

琴遂撫絃而歌因造歌曲曰奕奕天門開大

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西東人怨士爲知

已死女爲悅已玩思以苟潛暢他人焉能龍

爲曲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署

爲詔室何法盛晉中興言曰王永字安期司

毗東海王越所以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

禮度不如此武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

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史記張釋之

曰秦任刀除邵陵王友又爲安南邵陵王長

史東夏形勝關河重復銑曰東瓊善曰高書

王曰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漢書田肯曰

秦形勝之國也韓康洎王述碑曰述遷會稽

太守此蓋關河之選衆而舉享悅斯在選於

重復決決大邦之選衆而舉享悅斯在選於

衆官舉之爲會稽太守重德悅才其在於竟

陵王世敦重也善曰論語子夏曰舜有天下

下選於衆舉元帥趙棄曰郤毅可臣亟聞其

蒐於彼廬謀元帥趙棄曰郤毅可臣亟聞其

言矣說其禮樂而表除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

詩書君其試之



五

五

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諸軍事輔國將軍會稽

太守太祖受命廣樹藩屏濟曰太祖高皇帝受宋順帝禪位而

善曰天子也廣樹藩屏謂封子弟為諸侯王

藩屏公以高昭詔武穆惟戚惟賢向曰竟陵

為昭賢也武帝為穆惟辭也戚親也言其為昭

穆親賢也一善曰漢書韋玄成曰父為昭子

善曰帝詔曰昭也音詔漢封聞喜縣開國公

食邑千戶又以奏課連景進號冠軍將軍

言其為太守奏功課與諸郡相連而此其考

為第一故曰連景也最第一也善曰漢書

曰俛寬為農都尉大司農奏課越人之巫覩

正風而化俗謠翰曰事鬼神曰巫言越人好為

景連韋昭曰景連得第一也

書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也拜會稽太守

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

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

竹之首感義讓而失險谷曰南越之谷處於

其險而竟陵王理之其酋長之徒皆感義讓

之風而棄其險阻以歸其德也竹叢曰篁失

谿谷之間篁竹之中范曄赤武紀贊曰金湯

險邪叟忘於西景善本龍丘狹其東臯

向曰邪謂若邪谿也後漢劉寵為會稽太守

帝徵拜將作大匠有老叟五六人出自若邪

谿人齋百錢送寵皆總龍德義忘夕而反

西景謂日夕也任延為會稽郡尉有龍丘長

致醫藥相望於道一歲長者乃乘輦詣府門



延辭讓再三言說慕化而狹其耕農故出
仕也東臯則耕農之所也善曰華嶠漢書
曰劉龍拜會稽太守歲為將作大匠山陰有
五六老叟自若邪山谷出送龍曰聞當見棄
故自扶奉送潘安仁揚經誅云日景西望
子朝陰范曄後漢書曰任延字長孫南陽人
拜會稽都尉年十九吳有龍丘長者隱居志
不降辱四輔三公連辟不到掾吏白請召之
延曰龍五先生躬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節
都尉洒掃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使功曹
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道積一歲
長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屯備錄延辭讓再
三遂署議曹祭酒阮籍奏記曰會武穆皇后
將耕東臯之陽輸黍稷之稅
崩公星言奔波泣血千里 銑曰星言謂早行
子顯齊書曰武穆裴皇后諱惠昭河東人父
璣之顯后生子良禮記曰惟父母之喪見星而
行夜見星而舍毛詩曰星言夙駕仲長子昌
言曰救患赴急髮步奔皮者憂樂之盡也禮



三年曰高子臯親親之喪泣血漿不入於口
者至自禹穴濟而禹穴在會稽山言其從會
子謂子思後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魚
七日漢書曰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魚
穴逮衣裳外除心哀內疚 翰曰逮及也疚病
善曰禮記曰親喪外除鄭玄曰日月已竟哀
不忘也逮 康幽憤詩曰心焉內疚爾雅曰疚
也禮屈於厭甲降事迫於權奪 良曰禮父在
尊在屈厭而降之事理又迫於權宜而奪哀
情使入仕也謂將授征虜將軍也善曰禮
鄭玄曰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於其妻之父
不降也晉起居注宋而茹感肌膚沈痛瘡距
公表曰情由權奪也而茹感肌膚沈痛瘡距
向曰言茹食憂苦損其肌膚沈痛瘡距
痛之至傷感憂距至也肌膚善曰質雅曰茹食

也禮記曰瘡距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故知

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故知

鐘鼓非樂云之本緣麤非降善本作為殺戒所之

要之聲鑲麤之與禮本要在於中情豈以鐘鼓

降善善曰論語子曰齊貴者移風易俗也非謂鐘鼓

馬融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也非謂鐘鼓

而己左氏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曰加隆焉斬寢

告枕草孫卿子曰喪三年何也曰加隆焉斬寢

三年以為隆總小功以為殺鄭玄禮記注曰

有隆有殺進退如禮莊子曰本在於上末在於

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鐘鼓之服哀之末改

之容樂之末哭泣緘經隆殺之服哀之末改

授征虜將軍丹陽尹良家入徙戚里內屬

非一軌俗備五方良家曰漢宣帝為杜陵徙有

內親姻者居之名曰戚里言齊亦倣漢有此事

徙良家五千戶居於陵漢書曰萬石君傳曰

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為錯公內樹寬明

人故也漢書曰秦地五方雜錯公內樹寬明

外馳善本作簡惠危言世遭寬明之時賦

榮緒晉書曰吳簡惠之為神臯載穆轂下以清

翰也言都畿之內政事以和輦轂之下其化

和也言都畿之內政事以和輦轂之下其化

地之清也輦轂下帝都也善曰西京賦曰寔惟

史中丞執憲轂下京城廣漢官解故注曰轂下

喻在輦轂之下京城廣漢官解故注曰轂下

郡王食邑如千戶蓋食邑無定戶故也復



軍南徐州刺史韓曰是時有後魏在北而齊

思北土故江南別置徐遷使持節侍中都督

南兖徐北兖青冀五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

兖州刺史得至其州蓋遙授也不兖徐接壤

素漸河潤帝曰素本漸及也善曰漢書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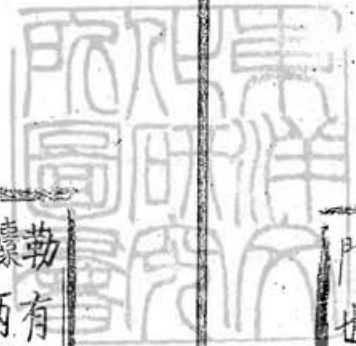
漢記曰拜郭伋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真京師

并蒙未及下車仁聲先洽也洽徧也車謂初至

漢書曰班伯為定襄太守玉關靖柝北門寢

高也此言後魏在北故比之匈奴玉關也靖

柝也寢高謂徐其關守也善曰漢書曰龍



勒有玉門關周禮曰凡軍事聚櫟鄭玄曰擊

威王曰裴駟曰齊之北門說文曰高外關門之

關朝旨以董司岳牧敷與邦教翰曰朝旨天

也天子之意以岳牧太守也敷布興起邦國也言

注宋公表曰董司乘方過寔引罰孔安國尚

記傳曰董督也潘岳關中詩曰岳牧慮殊禮

教方任雖重比此為輕銑曰方任謂太守也

徒侍中職太方任雖重比此為善曰徵護軍將

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又授車騎將軍兼司徒

侍中如故即授司徒侍中又如故兼司徒謂今

即正授司徒上穆三台善本字作下敷五典
 穆和也三台星名主三台位也三台星色齊
 則君臣和也數布也五典五帝之教父義母
 慈兄友弟恭子孝也善曰漢書曰三能色
 齊君臣和蘇林曰能音台尚書帝曰契女作
 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又曰五典之教闢玄闡以闡
 克從孔安國曰五典又曰五典之教闢玄闡以闡
 化寢鳴鐘以體國政道之關也闡門也言開
 也謂其雖貴而息其擊鐘鼎食之盛以尚節
 儉之道以體國家之理也寢息也盛以尚節
 謂道也從太玄經曰玄門混也難知孫叔敖詩
 曰一往從神懷矯跡步玄闡范曄後漢書曰
 桓榮為五更贊曰翼亮孝治緝熙中教翼向
 向待應若鳴鐘翼亮翼亮孝治緝熙中教翼向
 也亮猶行也緝和也熙廣也言佐天子行其
 孝理使天下大和廣布中平之教善曰孝
 經曰昔者明王之臣司教故曰中教奪金恥訟
 不取遺小國之臣司教故曰中教奪金恥訟



蹊田自嘿銑曰齊人欲得金者請吏吏縛冠
 而問之言竟有牽牛以踐人之罪也言今牛蹊過
 得奪牛之罪重於蹊田之罪也言今牛蹊過
 於田者乃懷其義議亦嘿然不相爭奪蹊蹊道
 也言牛有欲於田以踐人者亦嘿然不相爭奪蹊蹊道
 日言牛有欲於田以踐人者亦嘿然不相爭奪蹊蹊道
 所見人探金攫而奪之吏捕而束縛之問曰
 人皆在焉子攫而奪之吏捕而束縛之問曰
 以徒見金耳左氏傳申叔時謂楚子曰牽牛
 以蹊人見之田而棄之牛牽時以蹊者信有罪
 矣而重美之牛不雕其朴用晦其明聲化之有
 倫繫公是賴倫曰物皆任其質朴不作雕鏤
 繫語之聲也繫公是賴謂政理賴得此公
 也善曰呂氏春秋曰賢不肖各反其質行
 其情不雕其素高誘曰素樸也周易曰日入
 地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弼王弼曰藏明

於內乃得明潘茂九錫文曰庠序肇興儀

故周室之不壞繁二國是賴人範向曰謂

形國胄師氏之選允歸師善本作人範欲以為

百官之子皆學於中也故曰國子也師氏周

官掌教國子也允信範法也信師氏之選信

歸於竟陵王以為合法則也信師氏之選信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

序鄭玄曰皆學名也毛詩曰儀刑文王於東

松後漢書曰李膺曰格儀刑曰皆師範尚書

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周禮曰師氏中大夫

如三德教國子法言曰務學不以本官領國

子祭酒固辭不拜八座初啓以公補尚書令

志評曰八座謂六尚書二僕射善曰陳壽魏

名曰尚書古為八座尚書式是敷奏百揆時序

六尚書古為八座尚書式是敷奏百揆時序

良曰式用也言用是忠良之德敷奏天庭則

百事於是言有次章揆事時是也善曰尚書

曰敷奏以言又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叙王隱

晉書詔曰今之尚書令皆古之百揆之任也

夫國家之道互為公私君親之義遠為隱犯

翰曰事親有隱而無犯事君有犯而無隱

謂不稱揚其過犯謂犯顏色而諫也善注同

公二極一致愛敬同歸二極謂君親一致謂

忠孝同為一也愛敬之道同歸君親也善

曰國語樂共子曰成聞之人生於三事之如

一父母生之師教之君食之唯其所在則致

謀猷弘遠矣

濟曰亮信猷風弘大也善曰

國語古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

又授使持節都督

盡規晉中興書冊陶侃曰

公經德秉哲謀猷弘遠

又授使持節都督

盡規晉中興書冊陶侃曰

公經德秉哲謀猷弘遠

又授使持節都督

盡規晉中興書冊陶侃曰

公經德秉哲謀猷弘遠

又授使持節都督

盡規晉中興書冊陶侃曰

公經德秉哲謀猷弘遠

又授使持節都督

盡規晉中興書冊陶侃曰

公經德秉哲謀猷弘遠

又授使持節都督

盡規晉中興書冊陶侃曰

公經德秉哲謀猷弘遠

又授使持節都督

盡規晉中興書冊陶侃曰

公經德秉哲謀猷弘遠

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本官悉知故舊惟淮

海今則神牧鏡曰揚州近淮海二水神牧則謂

史也書曰崑崙善曰尚書曰淮海惟揚州地理編戶

殷阜氓善曰本俗滋繁也殷衆阜盛也滋繁言

多也曰諸將故與帝為編戶不言之化若門到戶

說矣善曰周易曰不孝而非信存乎德行孝經

衆不可戶說戶說至而日見也楚辭曰頃之解

尚書令改授中書監餘悉如故獻納樞機絲

綸允緝翰曰樞機言善也絲綸天子之言也

機月獻納周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武皇晏駕寄

深負圖

向曰晏駕謂天子崩寄深負圖以朝命

辟也善曰應劭風俗通曰宮車晏駕謹按

不可奈何者一日宮車晏駕是事不可知者有

君雖恨於臣是無可奈何謂秦昭王不可知天下

終也昔周康王一身省萬幾如侍人以為深刺天

子當夜寢早作身省萬幾如侍人以為深刺天

駕矣家語孔子觀於明堂觀四門之墉有周

公相成王抱之負斧衰南面以朝諸侯之屬

地居處之節復如居武穆之憂濟曰天倫絕子

弟也入也何休曰先弟善曰穀梁傳曰禮記

婦人擊心爵躄足不純地也聖主嗣興地居曰爽

爵林王昭業地居旦太子長子武帝崩太孫相
位故云嗣興地居旦太子長子武帝崩太孫相
成王之惠太子長子蕭子祖齊崩太孫即位
昭業文惠太子長子蕭子祖齊崩太孫即位
詔崇善策授太傅領司徒餘悉如故坐而論
道動以觀德貴重人尊而論道三公之職也
善曰周禮曰舉動所為皆謂天下所觀其德也
行而觀德矣地尊禮絕親賢莫二尊向之位
與百官禮儀中興書恭帝詔曰大司馬地隆
也百官禮儀中興書恭帝詔曰大司馬地隆
任重親賢莫二班固諸侯王又詔加公入朝
表序曰親親賢莫二班固諸侯王又詔加公入朝
不趨讚拜不名劍履上殿德有天子敬重其
之朝不趨走讚言也竟陵一謂不稱名百官皆
不得帶劍履上殿而竟陵一謂不稱名百官皆



敬甚也蕭傅之賢曹馬之親無之者公矣善本

濟曰蕭傅謂蕭何傅說也曹真魏太祖族子

也明帝即位遷大司馬入朝不趨司馬宣王

得乘輿上殿今言竟陵賢則如蕭傅親則如

曹馬二者公實無之善曰漢書曰上賜蕭

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又曰上欲自行擊

陳豨周綜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

上常自行不趨是無人可使者乎上以愛賜

入殿門不趨而綜與傅寬同傳寬無不趨之

言疑任公誤也魏志曰曹真字子丹太祖疾
于也明帝即位遷大司馬賜劍履上殿入朝
不趨晉公卿禮秩曰汝南王亮奏王棟復以
吳王晏果王彤皆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復以
中威重道增崇德統益崇其德之言更進督
南徐州諸軍事餘悉如故並表疏累上身沒
讓存州諸軍事也善曰王隱晉書曰武帝贈徐

手粘遺詔曰身歿天不慙遺梁岳頽峻且
 謙存遺言益厲天不慙遺梁岳頽峻且
 也言天不且遺其福而見亡此又太岳頽
 其峻峯也梁山太山也善曰左氏傳曰孔
 丘卒公謀之晏天不吊不慙遺一老禮記曰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道遙於門歌曰太山其
 類乎梁木某年其善本有月日薨春秋三十有
 五詔給温明祕器斂以衾章備九命之禮遣
 大鴻臚監護喪事朝夕奠祭太官供給禮也
 向曰温明祕器皆凶器也衾章龍服也九命
 謂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
 五命受則六命錫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
 命作伯言將備此禮也鏡曰大鴻臚官名
 也監謂監葬事也護助也太官掌食之官
 善曰漢書曰大將軍霍光薨賜東園温明祕
 器鏡其度曰東園處此器象如捕開一端來
 懸鏡其度曰東園處此器象如捕開一端來

東海王彊死肅宗皇帝從太后出津門後漢
 長樂宮發哀哭臨悲感無已也善曰東觀
 漢記曰東海王彊薨上發魯相所上檄下
 伏地舉聲盡哀至長樂宮白太后因出幸津
 門亭豈徒眷人不相傾壘罷肆而已哉翰曰
 人送杵聲也壘郊野也肆市也秦五殺大夫
 百里奚卒秦人流涕春者不相杵也鄭子產
 相鄭人罷市而哀善曰於巷農夫傾郊野而
 哭商人罷市而哀善曰於巷農夫傾郊野而
 鞅曰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莫不相杵乃下詔曰
 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乃下詔曰

褒崇庸德前王之令典追遠尊威沿情之所
 隆追遠曰庸功也前王詩古先帝王之善法也
 典法治因也尊其親戚蓋因情所感也令善
 故明王相治也鄭玄注曰浴猶因迷也故

故明王相治也鄭玄注曰浴猶因迷也故

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中書監太傅領司

徒揚州刺史竟陵王新除進督南徐州

體睿履正神鑒善本淵邈首善本

冠民宗具瞻惟允翰曰審聖也復正謂履

向曰首冠謂道德高也入宗謂天下所仰也

具瞻望其義可謂當矣允當也善曰毛詩

爾瞻具肇自弱齡孝友光備統曰肇始也弱

曜五教克宣翰曰贊助天子令升大業也契

爨理也台曜三台星光也主三公之位也五

教五帝之教也克能也善曰台曜及五

並已見敷奏朝端百揆惟穆濟曰揆事穆

素朝端忽焉五載尚書曰百揆時叙尸寄重

先顧任均負圖漢武帝畫周公輔成王圖以

喻霍光令相昭帝故竟陵命也尚書曰成王將

同也善曰先顧則顧命也尚書曰成王將

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諒以齊微二南同規

往哲向曰諒則二南也謂周召公召公也

齊義善曰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與之

之風也故繫之召公鵲巢賁之德諸侯之

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方憑保祐永翼雍

熙銑曰保安祐福翼佐雍和熙廣也言國家

平以廣政化也善曰東天不怒魚遺奄見

薨落良曰愁且也薨落死也尚書曰帝乃殂



五

五

五

落哀慕抽割震動于厥心今先遠戒期龜謀

襲吉濟曰先遠戒期謂葬日也龜謀謂卜也

先遠日尚書曰乃卜三龜一晉吉襲與習通茂崇

嘉制式弘風猷向曰式可追崇假黃鉞

與名非真得也黃鉞以金飾斧天子賜諸侯

乃得專征伐功德高故也善曰尚書曰王

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綠綬麗綬具九錫服命

之禮銑曰綬馬二曰綬丞相之服飾也九錫一

五曰納也陸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

賜以示重賢也善曰魏晉官品曰相使持

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鑾輅濟曰九旒旗

善曰甘泉鹵簿曰旒車九乘禮黃屋左纛徒

輻溫輻輳涼車給良之者示親重也黃屋者以黃

縵為車蓋也左纛天子旌牛尾為之在駕車之

漢書曰紀信乘王車黃屋左纛李斐曰黃屋

天子車以黃纁為蓋裏纁毛羽幢在乘與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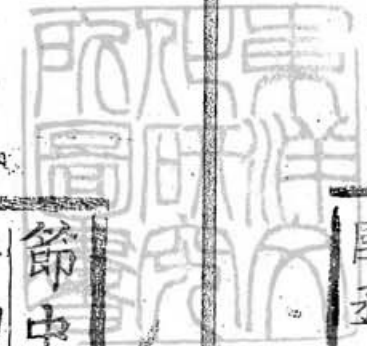
左方上注之纁音韻曰如令喪輜車光前後部

羽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劍百人翰曰

毛為幢幡者謂之羽葆也向曰虎賁勇士

名也班列也言使勇士行列持劍以為儀仗

晏曰羽葆幢也服虔曰壽給羽葆鼓吹車歌車張



安平獻王孚故事 平翰曰晉宣帝弟夕孚封安

一依孚故事也 宣帝次弟也 善曰王隱晉書曰獻竟陵樊樊

依漢東平獻 公道識虛遠表衷融通淵然萬

頃直上千仞 善曰茫洋後漢書郭林宗曰黃

非為正直無枉自無枝 僕妾不覩其喜愠近

侍莫見其傾弛 選銳曰愠怒池廢也言其道德

謹奉禮法故傾廢之事莫能見之也 善曰

晉中興書曰衛玠終身不見其愠喜王隱晉

操人近習未嘗見其墮替儀 他人之善若已

有之 善曰尚書穆己有之曰人民之不臧實公

實公貽恥子曰見人有過則知已有過虞氏

德也 誘接恂恂降以顏色 濟曰進納賢良則

也誘進也恂恂和悅如也似不能言者王肅語

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王肅語

曰恂恂溫方於事上好下規已 言以正道

上也每所為事不善者好下人作規諫於

也善曰魏志劉寔曰王肅方 植財施人不倦 資也

下接已此而廉於植財施人不倦 資也

曰左傳叔向曰齊桓 帝子儲季令行禁止 曰

竟陵王武文子曰故曰帝子皇太子弟故曰儲

國網天憲實諸掌握 良曰實致也 陶曰 善曰

南子曰執節於掌握之間未嘗鞠人於輕刑

錮人於重議 刑者寬而不問錮執也言人有輕



其重科蓋仁人也善曰東觀漢記曰袁安
為尹十餘年政令公平未嘗以賦罪鞠人嘗
收守錮人於聖代尹不忍宰相下及人有不及
內恕諸已非意相干每為理屈翰曰以辭卑
不能相干也善曰晉中興書曰衛玠常以
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遺
任天下之重體生民之後其自任以天伊尹
重也如此東觀漢記郵惲華袞與緼緒張同
曰天生俊士以為民也歸山藻與蓬茨俱逸也
貧賤服也善曰潘岳密陵侯鄭公碑曰逸樂也
俱皆也善曰潘岳密陵侯鄭公碑曰逸樂也
達華袞猶朱其絃韓詩子路曰曾子褐衣
緒未嘗完論語曰臧文仲山節藻栝色緼
節者栝刻鏤為山栝者梁上楹畫以藻良田
文聖主得賢臣須曰長於蓬茨之畫下藻良田

廣宅符仲長之言使向曰後漢仲長臨川講水

有以息四體之役也言竟陵王善曰范曄後

漢書曰仲長統字公理山陽人少好書博

涉書記每州郡召命輒稱疾不就欲卜居清

曠以樂其志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

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足以息四體之

役邛山洛水協應叟之性善本老也應老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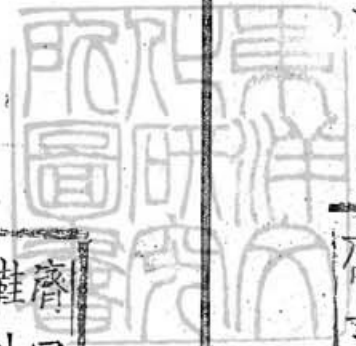
魏應璩與程宅信茂書云南臨洛水北據邛山

託崇岫以遠為宅在關之西南臨洛水北據邛山
曰故求遠也協宅在關之西南臨洛水北據邛山
合此性也協宅在關之西南臨洛水北據邛山
謂周公所封以之為宅在關之西南臨洛水北據邛山
錙若之輕欲退靜山居錙者重也善曰君分

國錙若之輕欲退靜山居錙者重也善曰君分



國以祿之視之仍依乃依本林構宇傍巖拓
 輕如錙銖矣仍依乃依本林構宇傍巖拓
 架之翰曰拓開險隘清猿與壺人爭旦緹題幙
 與素瀨交輝掌刻曰清猿與壺人爭旦緹題幙
 言山中後與刻漏人為俱有聲若相爭而候
 其腕也緹赤縵以瀨波也善曰劉公幹
 素波交映為光輝也瀨波也善曰劉公幹
 贈五官中郎將詩曰明月照緹幕楚辭曰戲
 疾瀨之置之虛室人野何辨中曰置此小山
 素野入何所分辨蓋一理也善曰莊子曰
 虛室生白孟子曰舜蓋之居深山之中所以
 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劉熙曰當此之時
 與野人相去豈遠哉殷仲文入剡詩曰野人
 惟云有比高人何點躡屩於鍾阿徵士劉虬
 獻書於衡岳贈以古人之服弘以度外之禮



濟曰何點皆當時竟陵人隱居者躡屩也
 鞋也鍾阿鍾山也竟陵人隱居者躡屩也
 也徐景之酒鎗故云古虬之服謂服荅不
 辟故云獻書於衡岳王命竟陵王作書與虬
 以殊禮於王後豫章王命竟陵王作書與虬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高微而字不就皆曰魯
 隱居東離門下竟陵王命竟陵王作書與虬
 點後門逃去竟陵王命竟陵王作書與虬
 尚不居非吾所議遺點移叔夜曰豫章王命
 酒餘以通意虞孝敬高士傳曰劉虬字虛豫
 南陽時乘柴車蕭子顯齊書又曰劉虬字虛豫
 書禮請以江陵沙洲不應命乃徙居之魏志曰
 荅書後以毛珩素屏風于寶晉紀何曾謂太
 太祖賜以古人之服于寶晉紀何曾謂太
 風故賜以古人之服于寶晉紀何曾謂太
 祖曰阮籍外人也宜共容之太屬以好士之風申

其趨王之意善曰戰國策曰宣王先生王叔造門
 入王叔曰叔趨見於齊宣王曰趨見叔為好
 寡人請從之如使者復還報宣王曰先生徐入
 趨而迎之於王因乃知大春屈已五王君大
 降節善本有憲后致之有由善本有也字
 春隱者也是時沛王輔等五王咸好實容忍
 賢良屢徵大春不至乃使人劫取之故云屈
 已也又荀君大亦隱者也為東平獻王彊屏
 之為祭酒故云降節也憲后即獻王也致之
 有由言雖隱逸致而用之必有風入建武未
 曰范曄後漢書并丹字大春扶風人建武未
 沛王輔等五王居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
 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
 貴盛乃詭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別使人
 要劫之丹推去之曰既至就為設飯葱菜
 過之食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東觀漢記曰相



德字君大鴈門人也永平中驃騎將軍東平
 憲王蒼辟德署祭酒敬禮焉後朝會上戲之
 曰先帝徵君不奉驃騎反來何也對曰先
 帝乘德惠下臣故不來驃騎將軍執法檢下
 臣故不來其卉木之奇泉石之美公所製山居
 四時序言之已詳向曰言山居四時文皇帝
 養德東朝同符作者養德於東宮也同符契
 於作者之列有所述焉善曰蕭子顯齊書
 曰文惠太子懋字雲喬世祖長子昭業即皇
 帝位追尊為文皇帝山濤啓事曰保傳不可
 不高中下之選羊祐秉德義克已復禮東宮
 少事養德而己論衡曰治國之道一曰養德
 養德者養名高上之衡人亦能故賢禮記曰
 明聖者謂聖述者謂之謂明爰造九言實該百行
 翰曰文皇帝著九言之書一曰言德二曰言
 靜三曰言賢四曰言生五曰言真六曰言靜

七日言昭入也言第九日言義此書實可以

通人之百行也該通也善曰竟陵王集有

皇太子九言言義孔藏與從弟書曰學名所以

行飾也導善字本行衿禱於未萌申烟戒於

茲日為法則佩於衿帶以慎未萌也言書之可

明戒行於今世也善曰衿禱於衿結禱也

儀禮曰女嫁母施衿結悅曰勉之敬之毛詩

也親結其縵九十九其儀毛象又申之以烟戒

非直旦暮千載故乃萬世一時也命公注解

銑曰謂九言非但朝暮見之如千載之遇亦

萬世已去有此一時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

善曰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

者是旦暮遇之也竟陵王集有皇太子九言

解衛將軍王儉綴而序之序翰曰善曰竟陵王

集云衛將軍王儉山字初構超然獨往濟曰謂

儉為九言序贊山字初構超然獨往濟曰謂

九言之序也傍巖所構宇屋也善曰淮南

王莊子畧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也輕天

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顧而言曰死者

可歸誰與入室尚想前良俾若神對山中屋

宇而言也死者可歸謂自古賢聖既死矣可

復生乎言不可也誰與入室謂無賢聖與共

入此室則想前賢良之人欲畫之於室使若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從容而進銑曰梁朝梁孝王好賢今假曰

未見好德愚竊惑我善本作即命刊削投杖

不暇濟曰言畫列女之圖也竟陵聞過將遣

即命使除刑列女之圖也言竟陵王知過投

杖不暇言急而忘投也投棄也投謂所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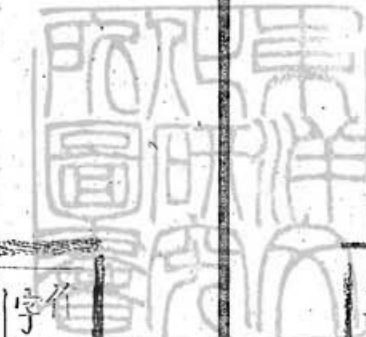
者禮記曰天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弟子吊之

入未罪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弟公以為出言自

口驥駮不追聽受一謬差以千里翰曰驥駮

也受人言恐有一失差於千里謂去於所不能追

其本而急駟折書曰一言而非駟馬不能追



字所造箴銘積成卷軸門階戶席寓物垂訓

向以訓戒也階戶籍言作箴寄情於物垂示於

外寢匠者以為不祥將加治葺公曰此天譴

也無所改脩以記吾過且令誡善本作懼不

怠翰曰震謂霹靂也外寢外屋也匠者謂占

且為誡懼也言人勸脩所震之室公將記過

之帛屈原曰逢時不祥杜預左氏傳注曰葺

覆也左氏傳曰晉侯求介子推不獲以綿上

吾過且旌善從諫如順流虛已若不足

虛其已心從諫如順流莊子曰不足也善曰

游於世其孰能言之老子至於言窮藥石若

味滋旨也銑曰受人藥石之言若味滋養之味

疾入哭甚哀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信必由中

貌無外悅由中悅也謂中心也言信人忠言實

善悅而中心實怒故此無外悅者真性悅也

貧而樂富而好禮怡寄典墳向論語子曰未若

役孜孜無怠貌謂雖役從王事勤而好道無

懈怠也善曰孫卿子曰是謂以已為物役

矣尚書曰禹予思曰孜孜又曰無怠無荒

乃撰四部要略淨住子以甲乙丙丁次之



略佛教以序云遺教經云淨住子謂佛教也

大師若住於世無異我木也又云波羅提木

住則我法住波羅提木義滅則我法滅是故

求僧於望晦亦名長養亦名增進所謂淨住

身口意身繫意如戒而住故曰淨住子者紹

繼為義以沙門淨身口七支不起諸惡長養

結進善提善根如是佛之習成佛無差則能

勸成一家懸諸日月如鏡曰言此書傳之世

也善曰漢書曰太史公書序略以此篇目煩

示其成者張伯松曰是弘洙泗之風闡迦維

之化國良名洙泗水名孔子講教之慶迦維

化也善曰禮記曾子謂洙泗魯水名也

應經曰菩薩下當作佛大漸彌留話言盈耳

黜殯之請亡誠懇惻翰曰謂其子曰我數言遂

伯玉賢而不能忠矣我死勿以我殯於正堂

是吾事君之不能忠矣我死勿以我殯於正堂

殯於側室足矣是為黜殯也言竟陵將死

此請亦勤懇而惻痛善曰尚書曰疾大漸

惟幾病曰臻既彌留說文曰詒會合善言也

論語子曰師摯之始闕睢之亂洋洋乎盈耳

我黜殯已見豈古人所謂立言於世沒而不

朽者歟易名之典請遵前烈謹狀謂

立言不朽者歟蓋易名之典請遵前烈謹狀

之盛烈不朽者歟蓋易名之典請遵前烈謹狀

穆叔對曰豹聞之太上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

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也禮記

曰公叔文子卒其子戊請諡於君曰日月有

賈誼

吊屈原文一首 并序

誼為長沙王太傅善本有以謫去意不自得

良曰謫責也言誼非罪被責出於長沙遠國

也意不自得謂不得志也韋昭曰謫謫也字

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哉

國無人兮莫我知也遂自投汨羅而死汨羅

水名追傷之因以善本無自喻其辭曰風俗

通曰賈誼與鄧通俱待中同位數廷議之因

以將葬多諱所以易其名者



關茸尊顯讒諛得志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為鄧通等所怨也

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翰曰恭承嘉惠謂承天子命也俟待也張

晏曰恭敬也善曰越絕書曰恭承嘉惠述暢往事琴操伍子胥歌曰俟罪斯國志願得

兮側聞屈原兮自沉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吊

先生銑曰造託也湘水名汨羅水流入湘川故就託此水而吊之先生即屈原也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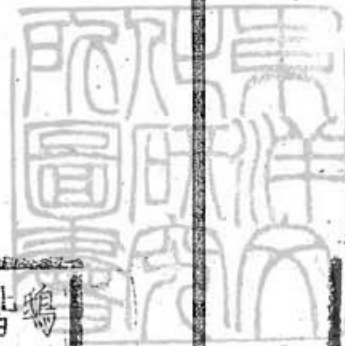
昭曰皆水名羅今為縣屬長沙汨水在焉汨音覓善曰列子曰吾側聞之至湖水託

流而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濟曰言遭當世乃喪其身罔猶無也張晏曰讒言罔極

善曰罔極言無中正周書文王曰惟世罔極

助吊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

翱翔闡士茸如尊顯兮讒諛得志翰曰鸞鳳喻賢人也



鴟梟惡鳥也喻讒人也竄藏也良曰關茸皆小人也言小人為尊重之位讒邪諛諛之

人皆得志在朝也胡廣曰關茸不才之人無六翮翱翔之用而反尊顯為諛諛得志於世

也善曰字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銑曰

謂不得順其正道也賢良之士皆在草澤小人在位故云倒植也胡廣曰逆曳不得

順道而行也倒植也胡廣曰逆曳不得顛倒易位也植史記音植不肖

胡兮謂邱石躄居為廉向曰下隨伯夷盜跖

本皆盜賊之人也言人皆反以貞介為濁盜跖盜賊為廉清者喻棄賢用不肖服虔曰殷之

賢士下隨也韋昭曰夷作夷也濁躄也莊記隨字作伯李奇曰西魯之盜跖躄楚之莊躄

莫邪為鈍兮鈇刀為銛息廉反也鈇曰莫邪利也言君賤費用不肖以神劍為鈍以鈇刀

為利也善曰吳越春秋曰干將者與歐冶

同師俱作劍闔問得而寶之以故使干將造
名也漢書音義于嗟默默生之無故兮
曰銛謂微利也于嗟默默生之無故兮
失意貌生謂屈也臣瓚曰先生無故有此禍也應
劭曰默默不得意也臣瓚曰先生謂屈原也
善曰毛詩曰吁嗟鳩兮此禍也
瓠兮康翰曰幹轉也周有九州之鼎言大鼎也
孫大昂之器而實其氣瓜也如淳曰幹轉也
史記音焉活切爾雅曰康瓠謂之瓠李巡曰
大瓠也切騰駕疲作善本牛驂蹇驢兮驥垂兩
耳服鹽車兮其良曰騰奔也言御車者但奔駕
良馬駕鹽車亦猶賢人在野小人在位驥使
馬也善曰戰國策汗明曰大驥服鹽車上
太行中坂遷延
負轅不能上
章甫薦履漸不可久兮
章甫



冠也薦藉也冠之在上履之在下章甫薦履
者謂以冠踐藉於足以上履之也喻賢在下此
為亂之漸也其國不可久居之也善曰冠當
加首而以薦履倒上為下故漸不可久也儀
禮曰士冠章甫殷道也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
已矣類也曰許告也此告前意亦如亂之意也
應劭曰嗟咨嗟苦勞苦屈原遇此國其莫我
難也張晏曰許離騷下竟亂辭也國其莫我
知有兮獨壹鬱其誰語既不知國謂君也言君
思誰與語事者也鳳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
而遠去張晏曰漂漂高飛貌逝猶往也襲九洲
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千金之珠必在
九重之淵龍領下也言察於神龍則知藏於
深淵之處可以自珍寶也言君子在亂世可

以隱也張晏曰千金之義曰襲覆也猶言察也
 善曰莊子曰千金之珠必九重之淵而驪龍
 領下張晏曰值面鳩去獺以隱處兮夫豈
 泐潛藏也
 從蝦與蛭質蟻音引魚者蝦日倘券也樂獺水
 水蟲也言神龍之德且珠於樂獺以隱處於
 深淵之中豈復隨從其小蟲也君以但避亂
 世以隱居不可以小人從仕應劭曰蝦獺水
 蟲害魚者倘背也辜昭曰蝦蝦蟊蛭水蟲食
 况從者也蟻丘蟻也倘然自絕於蝦獺所貴聖
 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驥驥可得係
 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翰子曰驥驥良馬也
 則如良馬見係絆而羈束也及其用之乃騁
 千里之道其不用與犬羊之才無異也乃善
 曰莊子曰宣尼見蟻丘之將是聖人儻也是
 理於民自藏於畔郭象曰建不榮華退不

也拈搗盤善本作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
 故也良曰言屈生盤桓於亂時不能避去遂
 貌紛亂離及尤罪也夫子謂屈生也李奇曰
 般久也紛紛亂也應劭曰般音班或曰般桓不
 去也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麟鳳翔逝之尤怨
 人也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麟鳳翔逝之尤怨
 此各夫子自為之故不可去離此也歷九州而
 相其善本有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向曰言天下
 相何州相賢君而事之何必思此都而遭亂當
 歷九州相賢君而事之何必思此都而遭亂當
 逐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
 之驗徵兮搖增翮而去之善本作遙曾擊而
 乃驗賢入也言鳳皇高飛下覽有聖人之德者
 下而見於時也賢人亦擇明君乃事也千

切言高也左右奸險曰細德猶無德也言見時若

也增舉也如淳曰鳳皇曾擊九千里絕雲氣

善曰擊李奇曰遙遠也曾益也史記擊字作擊

曰德輝為微祥也彼尋常之汗為瀆兮豈能

容夫吞舟之巨魚良曰汗瀆謂大魚腹中可吞

亦不能言小池水也之中不能容吞舟之魚暗君

善曰莊子曰第子謂庚桑楚曰夫尋常之橫

江湖之鱣鯨鱣鯨本作鱣故固本作將制於

蟻螻善本作蟻螻蟻螻向曰鱣鯨亦大魚也言大

魚橫於江湖之中一朝失勢止於平陸而蟻

蟻所制蓋賢者失位遺讒佞之所害晉灼曰

所見制以况小朝主閭不容受忠逆之言亦

為讒賊小人所見害也鱣或作鱣史記鱣張

連切善曰莊子庚桑楚謂弟子曰吞舟之

魚焉而失水則螻蟻皆苦之職國策齊人說

靖郭君曰君不聞海大魚乎蕩而失水則螻

蟻得音尋焉

吊魏武帝文一首 并序

陸士衡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乎秘閣

而見魏武帝遺令愀然歎息傷懷者久之容

曰翰曰假設客言以發意也夫始終若萬物

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是以臨喪殯而

後悲覩陳根而絕哭向曰臨見其喪禮云朋友
 之墓有宿草而不哭馬謂時遠也宿草即陳
 根也善曰家語孔子曰命者性之始也死
 者生之終也有始必有終矣尸子老萊子曰
 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同歸也國語曰
 楚子西歎於朝藍尹釐曰吾聞君子思前世
 之崇替與哀殯喪於是其數其餘則否禮記
 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今善本有傷心
 焉鄭玄曰宿草謂陳根也
 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銑曰不可致情今時
 傷心是興哀於無情之地矣意者無乃知哀
 自魏武至機方百年故言也
 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良曰言機空知
 之可無機答之曰此五臣本無夫日蝕由乎交分
 山崩起於朽壤亦云數而已矣向曰日月歲

而後分當此交會之際日月相掩故蝕也
 銑曰山之崩倒謂年代積遠其土朽故也
 濟曰言日蝕七月壬午朔日有蝕之公問於
 左氏傳曰秋七月壬午朔日有蝕之公問於
 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一至二分
 日有蝕之是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至相
 遇也其他日月則為災陽不克也國語曰山
 崩伯宗問絳人曰若何對曰山有朽壤而崩
 將若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
 不免卑濁之累良曰日月在天故高明不免
 不善曰尚
 高明謂日月也居常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
 患故乎翰曰山止於地而不動故常安也終
 曰沙麓崩林屬於山為麓沙山名夫以迴天
 無崩壞之道而云崩故志之也
 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向曰形骸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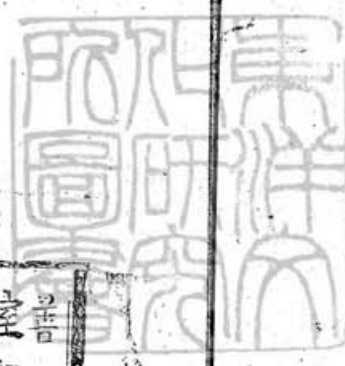


力亦不能起死者之命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左迴天唐獨坐謂中官
左悼唐衡也淮南子曰魯陽公與韓遼戰酣
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莊子曰中
徒兀也者謂子產曰今子與我遊於濟世夷
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
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
崔寔正論曰及其出也足以濟世寧民呂氏
春我公論曰及其出也足以濟世寧民呂氏
注曰魏闕也巴而格乎上下者歲於區區之木
王曰闕也巴而格乎上下者歲於區區之木
濟曰上謂天之地言功雖至也木者其死
則藏之於小木之中也區區小也木者其死
善曰尚書曰格于上下左氏傳楚光于四表
靈王曰是區區者而不界余也
者翳乎叢外爾之士良曰言德聲雖光明偏
狹小之士也表外也叢爾小貌也
書曰光被四表左氏傳子產曰諺曰叢爾之尚



國社稷注曰雄心摧於弱情壯圖終於哀志
叢爾小貌也
翰曰弱情謂疾病也長筭屈於短日遠跡頓於
也哀志謂將死也
促路短曰促路生命窮盡也善曰筭計謀也
也迹功業也思玄賦嗚呼豈特瞽史之異闕
曰蓋遠迹以飛聲
景黔黎之恠頽岸乎
豈獨日蝕山崩可為變異也觀其所以顧命冢
之怪乎則人命亦可傷也
嗣貽謀四子良曰謂觀武帝臨終顧命於冢
嗣長子也貽遺也四子謂不植彪章也善
日顧命已見上文爾雅曰冢大也左氏傳里
冢子謂文帝也毛詩曰貽厥孫謀日經國之
略既遠隆家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

是也至於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帝自謂武
四子云吾在軍中所持法皆是也當依而行
之至於有小忿怒及大過失汝等勿學我
善乎達人之謹言矣濟曰謹正也善曰持
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
向曰持執也姬衆妾之名也女武帝時有
女後封高城公主豹武帝時小男名豹時年五
歲後封沛王武帝臨死時執此孩幼以示四
子云此以累重汝輩因下泣善曰魏略曰
太祖杜夫四王也沛王豹及高城公主四子即
文帝已下四王也太祖崩文帝受禪封母弟
彰為中牟王植為雍丘王庶弟飛為白馬王
又封支弟豹為侯然太祖崩時四子尚有一
人在側唯四子者蓋太祖崩時四子尚有一
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託人謂託於四子也



善曰自任已見上文列子相同乎畫者無餘
而得乎亡者無存則無餘勢也而得乎亡者
已盡而無威也善曰言人命盡而神無餘
悲傷也鄭玄禮記注曰死言精神盡也然而
婉變力房闈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
與猶細也婉變從順綢繆相親貌幾近也
也婉切毛詩曰班固漢書袁紀迷曰婉變董公力
注曰幾近也傳又曰吾婕妤妓人皆本有著
上銅雀善本作臺良曰著置也武帝又有遺
建安十五年冬作銅雀臺於臺堂上施六

尺牀善本牀張善本無總歲帳向曰總細布

靈帳之裙善曰鄭玄禮記朝晡設善本係

脯精之屬濟曰晡之日晚以特也脯乾飯也皆著

說文曰脯乾飯也脯秘切武切月朝十五日善

無日輒向帳作妓翰曰月朝一日也十五汝

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謂曰汝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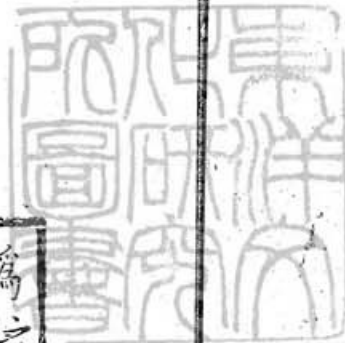
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為學

作履組賣也鏡曰諸舍中諸衆妾無所為皆

之也善曰舍中謂衆妾既無所為皆

學作履組賣之晏子春秋曰景公為袷黃金

組連以珠吾歷官所得綬皆著略藏中良曰



為之以貫玉佩也吾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

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

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翰

既而武帝崩兄弟盡分其物也向曰言亡

人本可以勿求謂不可衣裳別為一藏也既

有求則存者可以勿違而竟分是兩傷也善曰

一傷也而四子違而竟分是兩傷也善曰

於衣裘別為一藏是亡者有求也既而竟分

焉是存者有違也求高吝而虧廉違為貪而

害義故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去有甚而必

得智惠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翰曰

愛者生也人理有死故必失生鏡曰人所

惡者死也人生有涯故必得死矣翰曰人前

智惠安能去死雖平生有威力身從後化安

能固全其愛乎善曰言愛是情之所厚故

雖大而必失之惡是行之所穢故雖甚而必
得之故智惠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其愛
故可惡也尸子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
父母惡之懼而無咎然則愛與惡其於成孝
也無擇不得惡矣雖未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
罕言焉良曰前識謂達人也罕希也言愛惡
希能言及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又曰子罕言
利若乃繫情累於外物留曲念於閨房亦賢
俊之所宜廢乎翰曰皆賢俊所不宜行之故
精微而不見是於是遂憤懣而獻吊云爾曰
故物不累於內於是遂憤懣而獻吊云爾曰
白虎通曰天子崩
臣子哀痛憤懣
接皇漢之末緒值王塗之多違向曰緒業也善



曰東都賦曰系唐統接漢諸答賓戲曰王途
蕪穢周失其敬蔡邕釋誨曰王途壞人極
漢書元帝詔行重淵以育鱗撫慶雲而避飛
曰政令多違行重淵以育鱗撫慶雲而避飛
也遠飛也言魏武待育鱗謂龍也慶雲瑞雲
以龍喻太祖也重淵九重之淵也揚雄釋愁
曰懿神龍之淵潛蹇慶雲而將舉史記曰若
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鬱紛紛蕭索輪囷是謂
慶運神道以載德乘靈風而扇威也善曰行
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國語曰摧羣雄而
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猶行也善曰擊之威
電擊舉勅敵其如遺也善曰擊之威
廠如拾遺於地言易也善曰擊之威
曰君未知戰勅敵之易也善曰擊之威
也社曰高相取楚如拾遺福指八極以遠略

必翦焉而後綏良曰八極天下也略取也翦

姓下可善曰指麾而遠取之除翦暴亂也綏安也言天

釐三才之闕典啓天地之禁闡翰曰釐地理也

不也禁闡謂天地之闡元氣閉塞如禁門之

才已見頭陀寺碑文范擘後漢書曰梁舉脩

網之絕紀紐大音之解微禮樂崩壞而武帝

舉脩之法網將絕復理其國家之政猶音聲也

若音之失調則亂也故武帝又繼大音之樂

曰老者復曰致太平紀理紐繼淮南子注曰鼓琴

循絃謂掃雲物以貞觀要萬塗而來歸言掃

除羣凶以致天下清平之理使天下殊塗而

來歸其德焉雲物喻羣凶貞觀猶清平也

地左氏傳曰今至啓閉必善雲物周易曰天

地歸道貞觀者也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

齊暉德曰宏晉也善曰周易曰天地之大

地異道而德覆天下齊光宏晉也濟元功於

九有固舉世之所推謂翰曰濟成元天也九有

天下則舉一世所推其高德也善曰史記

太史公曰惟祖元功輔臣股肱毛詩曰奄有

九有樂推而天被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

泰向曰造或臻至也善曰左氏傳曰成也

覆篲於浚谷擠計為山乎九天為山於深谷

之中謂立大業也為山將至九天忽山頽謂



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孔安國尚書傳

善曰濟墜也司馬兵法曰苟理窮而性盡豈長

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窮理盡性則非長

算之所研計所能研精而窮理盡性以

其中而無定也善曰周易曰窮理盡性以

至於命鄭玄曰言窮其義理盡人情性以

又曰研命思慮也悟臨川之有悲固梁木其

必顛濟曰臨川有悲謂逝者不息如流是可

如梁木之顛墜也善曰論語子在當建安

命之患也三八謂二十四也漢獻帝建安

命大命謂天命也尚書曰天監厥德用集大

雖光昭於曩載將稅駕於此年也捨駕言捨

矣吾未知所稅駕也法言曰當今可謂富貴極

李範曰惟降神之綿邈眇千載而遠期降神曰

謂天生聖智也綿邈遠也言聖智生自幽遠

也千載遠期謂千年一聖即武帝應之乃千

毛詩曰惟嶽降神桓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

載一出賢人君子所想信斯武之未喪膺靈

符而在茲當靈應之符武之道未喪故武帝

曰茲此也此在茲乎天論語曰子畏於匡曰文

王既沒文不在此矣乎天之喪斯文也匡曰

其如子何曹植大魏篇曰靈符滋魏膺符天祿

雖龍飛於文昌非王心之所怡名言受王位



天大人造也東京賦曰龜飛白水漢書曰憤

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

西夏以鞠旅泝秦川而舉旗

衆也泝度也舉旗謂戰也言憤見劉備練兵

志曰建安二十四年三月引軍還長安陳思王述

劉備固險距守五月引軍還長安陳思王述

行賦曰恨西夏之行不綱身秦川爰居伊陽

明帝自惜年祐行曰出身秦川爰居伊陽

踰鎬京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冀翌日之云

瘵彌旬旬而成災不向豫謂有疾也鎬京長安也

安城也疑謂病甚也言伐劉備過長安乃得

成災謂疾甚重也言過疾之時翼明曰乃瘵

何至四十日而甚重也彌甚也翼明曰乃瘵

日宅是鎬京答賓屬曰周望兆勳於渭濱尚

書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不豫公乃告大王

王季文王公歸王翌日乃瘵孔詠歸塗以反

旆登峭澗而竭去歸塗以反旆也峭澗言尋

山名竭來言歸去來也旆旗之屬也善賦曰

魏志曰建安二十四年十月還洛陽東京賦曰

峭澗之險東向鄭衛新序曰王莽冊命王寄曰

志竭來從玄賦曰迴次洛納而大漸指六軍曰

念我翰曰次至也洛納東都也大漸謂病重

士戒誓無有二心也善曰魏志曰建安二

於洛納大漸已見上伊君王之赫奕寔終古



絕古威先天而蓋世力盪海而拔山

之所難終古伊難有也赫奕盛貌寔實也言實

文尚書曰大漸已見上伊君王之赫奕寔終古

於洛納大漸已見上伊君王之赫奕寔終古

士戒誓無有二心也善曰魏志曰建安二

念我翰曰次至也洛納東都也大漸謂病重

峭澗之險東向鄭衛新序曰王莽冊命王寄曰

志竭來從玄賦曰迴次洛納而大漸指六軍曰

山名竭來言歸去來也旆旗之屬也善賦曰

魏志曰建安二十四年十月還洛陽東京賦曰

峭澗之險東向鄭衛新序曰王莽冊命王寄曰

王季文王公歸王翌日乃瘵孔詠歸塗以反

旆登峭澗而竭去歸塗以反旆也峭澗言尋

山名竭來言歸去來也旆旗之屬也善賦曰

魏志曰建安二十四年十月還洛陽東京賦曰

峭澗之險東向鄭衛新序曰王莽冊命王寄曰

志竭來從玄賦曰迴次洛納而大漸指六軍曰

念我翰曰次至也洛納東都也大漸謂病重

峭澗之險東向鄭衛新序曰王莽冊命王寄曰

王季文王公歸王翌日乃瘵孔詠歸塗以反

旆登峭澗而竭去歸塗以反旆也峭澗言尋

山名竭來言歸去來也旆旗之屬也善賦曰

魏志曰建安二十四年十月還洛陽東京賦曰

峭澗之險東向鄭衛新序曰王莽冊命王寄曰

志竭來從玄賦曰迴次洛納而大漸指六軍曰

念我翰曰次至也洛納東都也大漸謂病重

峭澗之險東向鄭衛新序曰王莽冊命王寄曰

王季文王公歸王翌日乃瘵孔詠歸塗以反

旆登峭澗而竭去歸塗以反旆也峭澗言尋

山名竭來言歸去來也旆旗之屬也善賦曰

魏志曰建安二十四年十月還洛陽東京賦曰

峭澗之險東向鄭衛新序曰王莽冊命王寄曰

勢為天下所先而才德蓋倫於當世也
 言勇氣一鼓動海而拔山也善曰周易曰先
 天而弗違漢書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
 世時不利兮離不逝田巴與馮衍書曰欲蓋
 太山而厄奚險而弗濟敵何彊而不殘良曰
 也殘發也言雖險必每因禍以提善本福亦
 濟也雖彊必殺也
踐危而必安 禍也提猶致也言行征伐則為
 福也難險踐危險其志如安憂國之深也
 日提安也
 迨在茲而蒙昧慮噤閉而無端日翰
 時移切也
 迄至也蒙昧謂疾重不曉事也噤閉謂不開
 口也言至此疾重之時慮其閉口則無遺令
 之端也善曰楚辭曰委軀命以待難痛
 噤閉而不言紫巨蔭切
委軀命以待難痛
 沒世而永言此世而永言後事有所悲泣也



善曰鷓冠子曰從初委命鷓鳥賦曰縱軀
 委命論語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子以深念循膚體而積歎 歎謂悲思墮絕
 也
迨營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音翰 曰迨及也
 營魄也音翰謂作遺令也言及魂既
 形體假借餘息之氣以作遺令也
 南曰我營魄而登護為營形氣為魄
 無離手鍾會曰經護為營形氣為魄
以頰瘁指季豹而濯馬 季豹曰姬女小女也
 謂覺眉而憂也頰感而深悲貌謂遺囑於子也
 善曰孟子曰頰感而深悲貌謂遺囑於子也
 憂貌也
氣衝襟以嗚呼 嗚呼善本字作涕
 涕泣也
涕垂睫而
 涕瀾翰曰嗚呼謂悲多不得言也
 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
 永睫涕出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涕泣流

千瀾臣瑣曰藿瀾涕泣闌違率土以靜善本

字寐戢彌天以善本一作一棺天向曰言其違棄

也靜寐彌天之大德於指之中也率土之濱古詩

曰潛寐黃泉下毛萇詩傳曰戰聚也彌天喻

志高遠也尚書五行傳曰雲起於山彌於天

允昌鏡曰浴唾宏大峻高遠允信也思居

終而恤始命臨沒而肇揚也言恤憂也肇初

揚之氣善曰穀梁傳曰先援貞吝善本

以基謀悔雖在我而不減也濟曰援引也減善也

則言可改悔雖已身亦為不善也謂上序所善者

吾小念大過不當多善是也善曰言而復

組及分香令藏衣裘是引貞吝之道教為可

命貞吝也周易曰何用不臧惜內顧之纏綿恨

未命之微詳翰曰內顧家事也纏綿親密

令甚高但惜其臨終下節乃於姬妾親密之

顧之所觀張堅與任彦道揚末命纏綿紆家人

惠好庶躡高蹤尚書曰道揚末命纏綿紆家人

善本作廣於履組向曰謂遺令云學塵清慮

念二字於履組向曰謂遺令云學塵清慮

於餘香鏡曰謂遺令云餘結遺情於善本作

婉孌何命促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窈窕

於玉房良曰法服謂平生衣服也窈窕善

曰孝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也

窈窕淑女漢書郊祀歌曰神之出排玉房宣

備物於虛器發哀音於舊倡濟曰宣布也備物謂平生所用

物也虛器言虛設終不見用也倡女樂也即

向帳作妓是也善禮記曰孔子謂盟器

者備物而不可用說文橋感善本作容以赴

節掩零淚而薦觴翰曰此謂眾妓宴奏樂不

感憂也赴節謂曲之節會也薦進也

家語曰子貢問居父母之喪子曰戚容稱其

太息以掩涕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惠而不亡

向曰言物之雖微必有長存者人體雖有思

惠無不亡也善曰言服玩雖微而必存儀

形無善而必逝言物在而人已也家語孔子

謂哀公曰君入廟視棟楹俯察机筵其器

皆存而不覩人君以庶聖靈之響像想幽神

此思哀則意可知矣

之復光善曰響像音影之異名魯靈光殿賦

曰忽纏軼以響像孫卿子曰下和賦

響之像形苟形聲之翳沒雖音景其必藏

善曰音以應聲景以隨形形聲成已翳沒影

響故亦必藏也鷗冠子曰微清絃而獨奏進

脯糝而誰嘗良曰微調也脯乾飯也之言悼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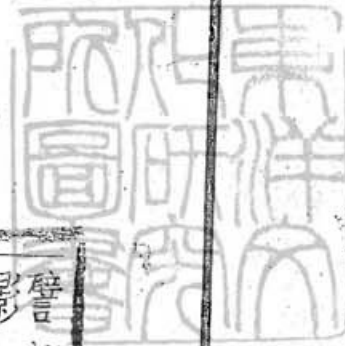
帳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濟曰悼痛也茫茫

詩曰登雀善本作臺而羣悲貯直義日其

何望平聲翰曰張目視曰貯言義人張目

字林曰貯長貽也博雅曰貯視既晞古以遺

累信簡禮而薄葬平聲臨前向曰穢言我



曰齊數好道發義簡禮宋均曰簡循闕也漢書劉向曰賢臣孝子亦命順意而薄葬史記曰因其俗也彼裘紱於何有貽塵謗於後王曰謂遺令云吾衣裘別為一減後為四子所分終亦何有也乃遺塵黷之謗於後世帝王也善曰言表紱輕微何所有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賢哲之士不能忘情也善曰言情苟存乎大戀雖復上覽遺籍以慷慨獻聖亦不能忘故可也

祭文

祭古冢文一首 并序

謝惠連 濟曰惠連為彭城王義康法曹參軍義康修於東府城漸



中得古冢義康為之改葬命惠連作文祭之善曰沈約宋書曰元嘉七年惠連為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參軍義康修東府城塹中得古冢為之改葬使惠連為祭文留信待成也

東府掘城北塹入丈餘善曰丹陽記曰東府時第東則孝文王道子府道子得古冢上無

封域不用磚甃也甃亦塹也善曰毛萇詩傳曰甃甃也

無和向曰棺題曰苦王善曰呂氏春秋惠公水齧其墓見明器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

善曰禮記曰孔子曰多異形不可盡識刻木明器者神明之器也

為人長三尺可有二十餘頭初開見悉是人

形以物振撥之應手灰滅善曰破如

文曰振也宅庚切然南人以物觸棺上有

五銖錢百餘枚漢朝所用也善曰漢書曰

武帝罷半兩錢行五銖錢也水中有甘蔗節及梅李核胡

瓜瓣皆浮出不甚爛壞濟曰瓜瓣謂

出散在棺外也善曰爾雅曰辨字音練辨與

練字銘誌不存世代不可得而知也公命城

者改埋於東岡向曰公謂彭城人也祭之以

豚酒既不知其名字遠近故假為之號曰溟

漢君云爾

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屬領直兵令

史統作城錄事臨漳令亭侯朱林具豚醪之

祭敬薦溟漢君之靈忝摠徒旅版築是司銖

族衆也版築謂牆窮泉為壘聚壤成基泉

言深也壤一椽既啓雙棺在茲捨畚本悽愴

縱鋪漣而善本作漣而流淚貌善曰左氏傳曰

宋災陳番捐杜預曰番簣籠也拘居局切爾

注曰而芻靈已毀塗車既摧翰曰芻草也

塗草以塗車芻靈自古有之善曰几筵糜腐



俎豆傾低盤或梅李盎鳥浪或醢醢向曰几

也醢肉醬也醢醋也善曰爾雅曰盎謂之

也音海說文曰醢酸也呼蹄切蔗傳餘節瓜

表餘遺善本作犀善曰犀已見上文追惟夫子

生自何代曜質幾年潛靈幾載為壽為天寧

顯寧晦銘誌埋滅姓字不傳今誰子後曩誰

子先良曰今時人誰為子後嗣曩古之人誰

其不功名羨惡如何蔑然百堵皆作十仞斯

齊濟曰七尺曰仞五版曰堵皆謂墻高墉不

可轉壑不可迴翰曰墉墻也言墻壑既作黃

腸既毀便房已積循題興念撫觀善本作增

哀向曰以栢木黃心兩頭也纈栢也黃腸也

漢書曰栢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

皆內向故曰題送人葬也餘腫切冢或為偶

形五苟切射聲垂仁廣漢流渥曹襲為射

買空校尉營舍有停棺而不葬者百餘所襲皆

大守時喪亂初平百姓死者駭骨不葬龍皆

盡收乘之故云廣漢流渥恩澤也善曰

有停棺不藥百餘所親履行問其意故營舍

對曰此等多是建武以來絕無後者故不

漢太守先漢記曰陳龍字昭公沛國人也轉於

府中寵使案行昔歲倉卒時骸骨不祠骸府
阿掩骼格城曲良曰祠祭也府東府也阿亦

善曰禮記曰孟春之月掩骼仰羨古風為君改
卜濟曰禮記曰孟春之月掩骼仰羨古風為君改

宅光而謂上改孟春之月掩骼仰羨古風為君改
安厝之輪移北隍窆窆善本字也東麓濟曰

麓善曰說文曰池也窆墓中地音皇左氏
傳楚子曰窆窆之事杜預曰窆厚也夜也

梁傳曰林屬壙即新營棺仍舊木也向曰壙墓
於山為麓壙即新營棺仍舊木也向曰壙墓

鄭玄曰禮注曰壙即新營棺仍舊木也向曰壙墓
中也棺或為壙非也家合葬非古周公所存

比禮也言夫婦合葬非古有也自周公以表存
比禮也言夫婦合葬非古有也自周公以表存

公已來未敬遵昔義還祔雙魂本有二棺合也
之有也敬遵昔義還祔雙魂本有二棺合也

還合雙魂而葬也善曰禮記孔子曰酒以
魯人之祔也合之鄭玄曰祔謂合葬也酒以

兩壺牲以特豚一也特幽靈髮鬢歆我犧樽
兩壺牲以特豚一也特幽靈髮鬢歆我犧樽

嗚呼哀哉善本有此一句善曰魏太祖祭橋
嗚呼哀哉善本有此一句善曰魏太祖祭橋

尊用人形禮記曰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牲
尊用人形禮記曰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牲

祭屈原文一首

顏延年向曰宋帝即位出延之為始

剡史張邵作此文

維有宋五年月日銑曰少帝即湘州刺史吳



郡張邵善曰沈約宋書曰張恭承帝命建旗

舊楚則建之旗則建之旗引之於前則建之旗蓋舊楚地

長沙善曰賈誼里建長沙善曰賈誼里建長沙善曰賈誼里建

浦濟曰屈生懷沙浦濟曰屈生懷沙浦濟曰屈生懷沙

羅潭羅潭羅潭羅潭羅潭羅潭

問大夫屈君之靈官名曰戶曹掾問大夫屈君之靈官名曰戶曹掾

乃遣戶曹掾某敬祭故楚三

問大夫屈君之靈官名曰戶曹掾問大夫屈君之靈官名曰戶曹掾

問大夫屈君之靈官名曰戶曹掾問大夫屈君之靈官名曰戶曹掾

問大夫屈君之靈官名曰戶曹掾問大夫屈君之靈官名曰戶曹掾

問大夫屈君之靈官名曰戶曹掾問大夫屈君之靈官名曰戶曹掾

問大夫屈君之靈官名曰戶曹掾問大夫屈君之靈官名曰戶曹掾

問大夫屈君之靈官名曰戶曹掾問大夫屈君之靈官名曰戶曹掾

問大夫屈君之靈官名曰戶曹掾問大夫屈君之靈官名曰戶曹掾

問大夫屈君之靈官名曰戶曹掾問大夫屈君之靈官名曰戶曹掾

問大夫屈君之靈官名曰戶曹掾問大夫屈君之靈官名曰戶曹掾

問大夫屈君之靈官名曰戶曹掾問大夫屈君之靈官名曰戶曹掾

問大夫屈君之靈官名曰戶曹掾問大夫屈君之靈官名曰戶曹掾

問大夫屈君之靈官名曰戶曹掾問大夫屈君之靈官名曰戶曹掾

問大夫屈君之靈官名曰戶曹掾問大夫屈君之靈官名曰戶曹掾

問大夫屈君之靈官名曰戶曹掾問大夫屈君之靈官名曰戶曹掾

問大夫屈君之靈官名曰戶曹掾問大夫屈君之靈官名曰戶曹掾

問大夫屈君之靈官名曰戶曹掾問大夫屈君之靈官名曰戶曹掾

長物飛霜殺也周書曰小暑之日風至
京房占曰三月建辰風衰息桓鱗七說曰飛
霜厲其末委羸芊弭蓮紛昭懷不端向曰羸
風激其崖一委羸芊弭蓮紛昭懷不端向曰羸
楚也逐賢能也紛亂端正也紛亂君道不
正棄逐賢能也紛亂端正也紛亂君道不
羊楚姓王逸楚辭序曰是時秦昭王使張儀
誦詐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懷王請與俱會
武關遂脅與俱歸不端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大
戴禮曰太子處位不端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大
之任謀折儀尚貞蕙椒蘭新銳曰儀張儀也尚
也與齊為變以備秦兵乃為張儀新銳曰儀張儀也尚
遂絕齊交也貞正也蕙輕易也椒楚大夫折之
蘭懷王少弟子蘭也言屈生諫貞曰正史記曰
為輕易者蓋為椒蘭所譖也諫貞曰正史記曰
楚懷王既絀屈平秦乃令張儀事楚秦昭王
欲與懷王會欲行屈平乃曰秦不可信王問子
蘭蘭勸王上行秦因留懷王王逸楚詞序曰同
別大夫上官靳尚妬言其能共譖毀之楚辭



曰椒專佞以慢也楚詞曰余以蘭為可恃兮
而無實身絕郢闕跡徧湘干即楚也絕遠也郢
名于間也言其逝如湘江故跡徧其間也
善曰郢楚都也毛萇詩傳曰干崖也
物荃蓀連類龍鸞濟曰荃蓀香草也屈生作
鸞鳳瑞鳥也善曰韓子曰連類比物見者
以爲虛而無用王逸楚詞序曰善鳥香草以
配忠貞糾龍鸞聲溢金石志華日月翰曰金
石也日月言光明也秋樂師曰君王之德可刻
之於金石史記太史公曰屈原蟬蛻於濁穢
以浮游塵埃之外推此志也與日月爭光可
也如彼樹芬作芳實穎實發禾黍也言屈生
猶如樹芬香之草也實秀發於時也望汨心
善曰毛詩曰實發實秀實穎實粟

卷之六

五

欵詩瞻羅思越良曰欵悲也越遠也言懷思

曰精散思越藉用可塵昭忠難闕向曰塵久

難諛取用於時其可久矣蓋昭其忠信準死

有夫茅為物薄而用可重也左氏傳君子曰

祭顏光祿文一首

王僧達銑曰顏光祿即

維宋孝建三年九月癸丑朔十九日辛未王

君以山羞野酌敬祭顏君之靈嗚呼哀哉夫

德以道樹禮以仁清須良曰道之尊德之貴相

清其本也善曰沈約宋書曰孝建孝武年

也惟君之懿早歲飛聲濟曰懿美也蓋遠迹以

飛義窮幾豕文蔽班揚音盈協韻也班翰曰幾

揚雄言顏君之文蔽性婞幸剛潔志度淵英

向曰絲婞直淵深英智也婞猶直也登朝光國

實宋之華銑曰言實為宋國之華義善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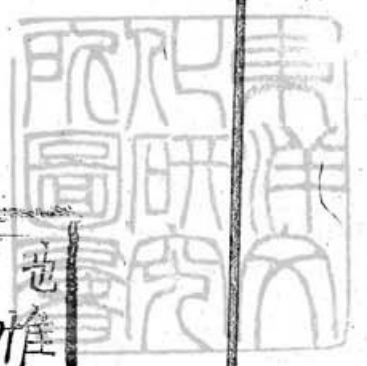
才通漢魏譽浹龜沙濟曰漢魏之時多賢才

也波及也龜為流沙遠國名言其聲譽遠也

善曰漢書曰龜茲化王屯城去長安七千四

歌曰八十里高書曰被於流沙漢書李陵服爵

帝典棲志雲阿翰曰言衣服爵命雖奉帝典



雲阿言高遠也管子曰將立朝廷者則爵服

不可貴也棲志張華勵清交素友比景共波向曰

友清潔而我接比光景共波多氣高叔夜

也善曰共波猶連波以喻多

峻不接實容時人畏之言顏逸翽獨翔孤風

君嚴明也方比也善注同

絕侶仙詩曰言孤介不羣也善曰郭璞遊

連酒德嘯歌琴緒也善曰流連言好也結猶速

乎式乎大雅所流連劉伶有酒德頌

毛詩曰嘯歌傷懷琴緒引緒也

年契闊宴處移年歲雖契闊為苦嘗同宴語

居處也善曰何叔祖雜詩曰春風首時受

惆悵出游顧毛詩曰死契闊

談爰賦秋露未凝歸神太素談賦言春與游

也死太素無形也言人死後歸於無形明發晨

駕瞻廬望路銑曰明發謂從夕而至明也晨

生所居也望路謂凶儀在路心悽目眩情條

也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心悽目眩情條

雲互而亂如雲謂下淚條理也言情理忽失次

曰仰視驚雲逝涼陰掩軒娥月寢曜涼陰之言

紛紛互相喻也周易歸藏曰昔常娥以西王

掩月蔽門軒也寢曜謂無光也善曰姮娥

母不死之藥服之微燈動光几牘誰炤几牘

謂平生披讀典籍之微燈也衾衽長塵絲竹罷

調向曰長擊悲蘭宇屑涕松嶠下也松嶠



謂墓所也善曰楚古來共盡牛山有淚善
 辭曰涕漸漸其如眉古來共盡牛山有淚善
 晏子春我曰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流涕
 曰若何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泣晏
 子獨笑公桓公有涕而問之晏子曰使賢者常守
 則太公桓公有之使勇者常守則莊公有之
 吾君安得此泣而為流涕是曰不仁也五臣注
 仁之君一諂諛之臣二流涕所以獨笑也五臣注
 同非獨昊天殲我明懿死非獨昊天喪我明
 美之德也殲喪懿也善曰以此忍哀敬
 先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善曰以此忍哀敬
 奠于饋善本蒼頡篇曰饋祭名也善酌長懷顧
 我望字本作戲敬嗚呼哀哉善曰范曄後漢書
 爾長懷中篇而歎

文選卷第六十

五臣本後序

文選之行其來舊矣若夫變文之華實匠意
 之工拙梁昭明序之詳矣製作之端倪引用
 之典故唐五臣注之審矣可以垂吾徒之憲
 則須時文之摛掇是為益也不其博歟雖有
 拉拾微缺銜為已能者兼明書之類是也所謂忘我
 大德而修我小怨君子之所不取焉二川兩
 浙先有印本模字大而部帙重較本粗而舛
 脫影舛脫影則轉迷亥誤後生之記誦部
 帙重則難寘巾箱勞游學之負挈斯為用也

